

陳孺平先生紀念刊

陳孺平先生紀念刊

先兄事略

陳聲穆

懷陳孺平先生

紫篁

陳孺平先生誄詞

許璇

陳孺平先生

薛培元

亡師孺平先生軼事

舒聯瑩

我所知道的陳孺平

傅葆琛

紀念陳孺平先生

蹇先達

誌亡友陳孺平

董時進

懷陳公

聞洪漢

陳孺平先生

羅溥濤

陳孺平先生的妙喻

王懋勳

農藝系一九三五級挽留陳孺平先生的源源本本

劉元申

最後一課

張仲葛

追憶陳孺平先生

張之桀

紀念已故老師陳孺平先生的幾句話……………佟樹蕃

憶陳孺平先生……………齊明

陳孺平先生與開發西北……………張仲葛

紀念先師略述威達敏研究之新趨勢……………陳朝玉

哭亡師孺平先生……………黃弼臣

西北之危機……………陳宰均先生講
王老農筆記

對於亡師陳孺平先生的幾段回憶……………佟允大

陳孺平先生年表……………張仲葛

遺 中國農業革命論……………遺著整委會特選

稿 農化解……………遺著整委會特選

工化與農化……………遺著整委會特選

選 亡弟作孚紀念冊……………遺著整委會特選

編後記……………編者

紀念文

先兄事略

陳聲穆

陳 平 生 紀 念 刊

1

先兄初名治均，繼改宰均，字孺平，居長生而穎悟，三歲先母陸太安人教以識方字，日認十六字，稍不遺忘，四歲先嚴教以讀孝經，亦琅琅上口；時先祖父尙在堂，愛之尤甚，出與入俱。余家原世業商，設肆于臨平鎮之北市，由先祖父經理其事，肆中有學徒習珠算者，屢教不會，而先兄在旁，略聆數語，即能撥珠如飛，時年僅六七齡也。十歲畢四書，時值遜清季年，競創新學，先嚴亦素主維新，乃糾合鄉賢，創立臨平區立兩等小學校，聘海寧朱帆升富陽蔣寅臣等先生執教鞭，並羣推先嚴任校長，先兄與先二兄式型乃同時入校，時先兄等年最幼，而所爲文輒驚儕輩，即教師亦不能稍易一字。民國紀元後一年，先兄以臨平地處僻壤，頗寡見聞，乃考入杭城安定中學肄業。先兄性雖聰穎，然並不以此稍自滿，而讀益勤，故試必冠羣，頗爲校長王晉明先生所賞識。後二年先兄感於該校英文程度太膚淺，擬改赴上海求學，蓋此時先兄

即有留學歐美之志願，而王校長聞之頗加勸阻，先兄雖不忍違其雅意，但去志已決，終改考上海南洋中學，俟畢業後再考清華留美預備學校以遂初志。初本鄉沈翁與先祖父莫逆交，平時親先兄聰明拘謹，頗爲屬意，乃以孫女字之，而女因境環關係，幼即失學，及先兄肄業上海，覺女子之不學，痛苦不遜於男子，故要求對方，以入學爲履行婚約之條件，然伊父母頭腦頑固，久未應允，後先兄至美國留學，竟以此而解除婚約也。越二年，於南洋中學以第一名畢業，並考入清華學校三年級，是年以用功過度，竟患咯血症，但不久即愈。次年先二兄亦畢業於杭州鐵路學校，乃赴日本求學，是冬復遭先母之喪，先嚴經商亦多失利，故先兄益奮勵。次年夏間，在清華畢業，乃得官費留美。先兄以中國本以農立國，而農業反落人後，有亟待改良之必要，故入伊利諾大學專攻畜牧學，四年卒業，得農學士學位。先兄以學問無止境，乃再入

康乃耳大學以求深造，凡二年，得碩士學位。先兄在美按月領官費美金七十元，而自用甚儉，故先二兄在東瀛之學費，亦由彼擔任。居美之後數年，復兼職於某農場，故畢業康乃耳大學時，尚蓄有數百美金。時歐戰初停，德國之物價低落，並鑒於化學工業對於國計民生之重要，先兄乃由美赴德以求學習。居德凡二載，得織菲利特女士，菲女士為德國某園藝家之女，而德友原有世界主婦之稱，先兄貿然娶之與歸，不料一生幸福，竟因此而斷送矣！先兄返國後，即就青島李村農場主任之職，後以經費支絀，無由發展，乃應保定河北大學之聘，任教於該校。同時北平農大亦敦請教授，時適軍閥專政，校薪減至三成，而先兄僕僕京漢道上，怡如也。民十五革命軍北伐，而當時北京諸軍閥專殺知識份子，以洩憤，先兄懼罹禍，乃南下任教浙江大學農學院。甫三月，北軍慘敗，學校重興，而諸同學感先兄教學之諄切，化雨之時沾，再三函電促返，先兄不忍拂孺子之心，乃重返北平，執教於農大及保大兩學校。先是菲女士來歸，感情尚稱融洽，居青時產一孩，名歐文，蓋先兄素好美國歐文之文學，因以名之也。次年又舉一子，時適先二兄患肺疾亡故，所生一子一女亦早殤，故先嚴為取名曰續文，寓續續先二兄之意焉。至是菲女士漸驕侈，非但常與勃谿，並置家政于不顧，先兄不堪其擾，乃另娶朱小菊女士為簪室，而家庭從此更多故矣。民十八，先嚴因屢遭刺激，突患心臌病，而發

哮喘，勢甚危急，幸經妹倩鄭樹政君悉心診治，半載始瘳。先兄以先嚴之環境惡劣，乃于是冬迎養北上，初與小菊女士同居于西京畿道，後先嚴見所入有限，兩處開支，不勝擔負，囑遷入南千章胡同與菲女士同居，略以樽節。居無何，先嚴亦不勝其騷擾，頗思南歸。此時先兄頗有與菲女士離異之意，然先嚴甚愛歐文續文二孫，因不忍使兩孩作無母之兒，故每令先兄隱忍。二十一年秋季，余適因事北上，事畢乃偕先嚴一同南旋，而菲女士與小菊女士又行分居矣。先嚴南下後，以年邁多病，故余兄弟請其多事休養，甘旨之奉，則由余兄弟分任之。故先兄之經濟，更不勝負擔矣。去歲先嚴遽然棄養，先兄奔喪南下，以悲哀過甚，且因先嚴在日，稍有虧累，而所設商肆，亦以不景氣現象，連年虧折，先兄素有胃疾，至是乃突然復發。北上後，又因校中請假過多，恐諸生之學業因而貽誤，雖病體支離，猶勉力授課，竟至昏厥于教室之內。迨至四月間，病實不能興，復經諸戚友之勸導，乃入德國醫院診治。初入院時，惟覺精神不舒，腰背痛楚，經該院克禮大夫診治，已漸痊愈，甫擬出院，而次日疾忽轉變，且腹部隆起，院中大夫亦不能斷定是何症疾。數日後腫脹更甚，並哮喘終日，各大夫均無術可施，乃擬行手術，以察究竟，但先兄以既不知病在何處，而妄行手術，殊不合情理，故未應允。乃抽血試驗，試驗結果，發現血中含有一種綠色細菌，害及肝部，而致發炎。肝既腫脹，氣管枝及腸胃均

受壓迫，故呼吸不靈，而成氣喘，腸胃不靈，而致大便不通；既珍斷確實，乃行靜脈注射，注射酒精葡萄糖以滅殺綠色細菌，時余亦聞訊北上，至院中待疾，而先兄適因綠色細菌已漸消滅，故精神尚覺愉快，然肝部仍腫脹如故，稍受刺激，即又將氣喘不止。時留院看護者僅小菊女士，而菲女士仍家居。自先兄入德國醫院醫治後，對於經濟自然拮据，故菲女士時以家用無着，屢來院中爭吵，每爭吵後，先兄之疾亦必增劇一次，余留平約三星期，先兄因疾仍無起色，又因院中費用浩繁，擬遷回家中改請中醫診治。於七月十八日遷歸帥府胡同寓所，聘汪逢春先生診治，同時經友人之介紹，又請某醫師行按摩，初尚覺略為較佳，故余亦因事冗即行返滬。不料數日後腹部雖漸縮小，而肝部更形腫大，急擬送

入協和醫院，適該院無空閒病房，又遵該院之囑，不准服其他藥品，此時肝部特別腫脹，已壓及膽部而成黃膽症矣。至八月十日協和醫院始來通知，乃急送入院中，然肝已成硬塊而不能下藥矣。延至八月十五日下午九時，竟瞑目長逝矣。及余聞電北上，已桐棺三尺，殯於善果寺之西廊。先兄臨終前曾立有遺囑，謂長孫歐文，交繼祖母撫養，次子續文由其生母領回德國，但菲女士竟不顧一切，雖經數次磋商，均堅持不允，致無結果。現菲女士將二子帶返德國，有負先兄遺囑，實深抱恨也！先兄性剛毅，寡言笑，余幼年時教余讀書而余畏之如嚴師，今日稍有寸進，亦未始非先兄有以成之者也。嗚呼！九泉不返，能不痛哉！

弟陳聲程謹述

懷陳瑞平先生

仿古詩

紫 瑩

引領望天半
魁梧偉體格
驅車入院門
或言錯方法
先生授課時
揮寫不停手
犧牲為教育
儼傲亮風節

片片白雲飛
瀟灑美豐儀
挾卷上階墀
或言未有師
列席靡不齊
講述每忘饑
家室莫能羈
清俗判高卑

偶興亡師思
頭堆蓬亂髮
弟子走相告
先生一指點
入室徑登壇
先生有老母
不計人臧否
芸芸飯柳輩

髣髴見清姿
身披舊大衣
養家豈不肥
始知盡屬非
笑語歡欣而
先生有美妻
不畏衆猜疑
睹此當心虧

陳孺平先生誄詞

許
璇

余于民國十五年秋，始識孺平于北平，一見即知爲績學之士，時余忝長前北平農業大學，遂延主講席。農業大學，本院之前身也。十六年夏，余南歸，與孺平不相見者一年餘。十七年冬，孺平應浙江大學農學院之聘，來甯橋，余先在焉，朝夕過從無虛日，旋孺平因事回平，復入本院爲教授，不相見者凡二年。二十年四月，余重返本院服務，再與孺平共事。是年十一月，余回浙大農學院與孺平不相見者又二年。去歲夏間，余復來平，忝列本院講席，以爲從此可與孺平長相叙也。不料孺平宿疾復發，支枕者數月，卒以不起，孺平瑰奇磊落之才也。少有大志，每與談國事，輒歔歔喟嘆不已。乃不得志于時，悵悵不樂，退而以授徒爲業，而又不得壽其身。傷哉！爰爲之誄曰：

實學之難 維君則有 抗志於時 樂育以牖 作本誠昌 所蘊何負 顧有其才

而無其壽 吁嗟人生 會合非偶 亦爲時惜 甯私吾友 逝者曷留 儻乎不朽

陳孺平先生

薛培元

陳先生諱宰均字孺平(1897-1934)世爲杭州臨平鎮人。幼聰慧，讀書過目成誦。既長，善爲中英德三種文字。性和易近人，未嘗以凌高厲空爲務，故友儕無不親愛之。民國三年入清華學校，與同級友某爲莫逆交，每晨必相訪，攜手笑語。民國七年赴北美，入伊利諾大學，習畜牧學。民國十年畢業，入康奈爾大學研究院，研究營養化學及家畜飼養學，其維他命之研究，即肇基於此。是時已故高仁山教授及查良釗、陳翰笙、葉企孫、蔣逸凡、查謙、倪維城、薛培元等，方散在芝加哥、哈佛、哥倫比亞、伊利諾諸大學研究院，各爲專門之研究，每常輪流通信討論學術，藉以交換知識。陳先生亦彼邀加入。十年夏會於芝加哥大學，先生演說句句幽默，妙語滿堂。比時其體量甚充實，均戲呼之爲小胖子。越一載，得康奈爾大學農學碩士學位。民十二赴德國，從生物化學名家 Arden 教授遊。民十三歸國，任青島農林局畜牧組主任技師，

娶德國某氏女爲妻。十四年秋，應河北大學聘爲畜產學教授。長子歐文生。其時校內諸待建設，凡課程之釐定，農場之規劃，無不力爲贊襄。課餘歸家，則和樂無既，固一美滿之現代小家庭也。未幾陝奉戰起，校舍被佔，課業停頓，至十五年秋季開學，先生應國立北京農業大學聘爲教授。次子佛庭生。其時革命勢力北漸，先生以爲凡吾國青年應不分黨派，集中力量完成革命大業，以建造自由平等之民國，乃加入國民黨爲黨員，旋即被舉爲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特別黨團執行委員。十六年國共分裂，先生遂退出黨外，因與初旨刺謬也。其後則仍專心致力於教育事業，歷任浙江大學農學院、北平大學農學院及河北省立農學院教授。其教導學生也，則循循善誘，以實學相勗勉，尋求題材，鼓勵助教及高年級生努力科學研究。在北平大學農學院創設動物營養學研究室與陳朝玉等從事中國食料之研究，乃其造端。故

弟子多學術湛深之士，知名於時者踵相接也。至其商榷是非釐定計劃處處見其才高心細。先生事父至孝，而家庭經濟擔負又重，維時學校經費短絀，薪金常有拖欠，致不得不於課外另謀兼課，以致健康大損。於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竟病不起。

嗟！夫俯仰之間，已成隔世。先生年正富，才正強，苟使處於優良之環境，不受習俗牽累，而能竭盡其才焉，則其造詣及貢獻於社會學術界者必當另有一番新境也。余與交厚，深為惋惜，故論及之。庶乎覽者得悉先生行誼概略也。

亡師儒平先生軼事

舒聯瑩

余當執筆時，先生辭世已週年矣。余於先生親炙數年，彼時雖課後調談甚少，而先生授課時態度之純摯，講解之周詳，動人深刻，聽之者如坐春風，全無不以為名教授目之；孰意三年之別，遽捐館舍，黃沙白草，永隔音容矣！謹追述數事以誌哀悼云耳！

（一）先生篤情伉儷，自奉極儉。余在青島時聞之，先生初負笈自海外歸來，即任職於青島農場事務所李村農場，該所農場距青島凡三十餘里，人力車資須八角，先生每有事赴青，返場時必改乘火車，至滄口不過三角，而滄口至李村距程又十餘里，則以步行代之，雖風雨寒夜不改其度；而每屆週末，必携洋夫人到青遊讌，一夕之費，常罄半月之所入，而先生篤於情愛，不以爲苦；庸詎知十餘年來，日供洋夫人之揮霍，時時爲洋夫人所不諒，最後病急，猶在醫院中大肆咆哮，而先生病方盛，抵德後抱大決心對養雞所關之一切科學無不詳研冥究，以期有以改進而發揚之；乃返國後，養雞業者已以世變而失敗，惟有以之爲教材耳。言下愴然！中國政治未入正軌，理沒奇才，抑僅陳師而已哉！

（二）先生嘗自言母國時，國內養雞事業方盛，抵德後抱大決心對養雞所關之一切科學無不詳研冥究，以期有以改進而發揚之；乃返國後，養雞業者已以世變而失敗，惟有以之爲教材耳。言下愴然！中國政治未入正軌，理沒奇才，抑僅陳師而已哉！

（三）聞之先生居德時，每次實習品評豬種之優劣，輒列甲等，評判之精當，雖老師碩學不能損益也。以故余從先生習養豬學，各名種之特徵，講授時無書無圖，先生口講指劃，學者隨之冥想，以故余從先生習養豬學，各名種之特徵，講授時無書無圖，先生口講指劃，品評之經驗充實，克以引入勝所致也。於胸中，始課後自行閱讀，而記憶愈真，實先生年告終教本亦必授至最後一章；世之不使學生窺其金約，或不指明學生研究之捷徑，故示高深者多矣，如先生者始可謂富有責任心者矣。

（四）先生授課，一語冗贅；先生退以筆記參閱教本，無不首尾清晰，豁然貫通；而學之，且謬獎備至，數年後此書出版之日以之馳呈，先生未一月即以病故聞！豈先生竟未將何以通蔽而攻惑耶？

（五）余居農學院母校時，曾與同學葉德備兄合著「北京鴨」一書，稿成先生修訂指正甚多，且謬獎備至，數年後此書出版之日以之馳呈，先生未一月即以病故聞！豈先生竟未將何以通蔽而攻惑耶？

我所知道的陳孺平

傅葆琛

陳孺平先生，已經作了古了，他是我國現今一位畜牧專家。

我國留學生到外國去學農的，本來就不算多，專研究畜牧的尤其很少。孺平先生的死，不但是我國農學界的大不幸，而且也是我國一個重大的損失。在現今提倡農業開發西北聲浪正高的時候，中央及西北各省政府，都感覺農業人才的缺乏；況且畜牧一項，為西北最重要的事業，畜牧的人才，尤為急需。熟料適於此時，我國的畜牧專家竟弱一個，豈不令人痛惜！孺平先生生前極注意西北的畜牧事業，曾擬有改進的精密計劃，不料他竟賁志以沒。何日才有斷起的人？西北建設前途，不免大受影響。全國學術界對於孺平先生的死，不能不同聲嘆惜！

孺平先生的為人，不但好學，而且好友。我和他在未出國之前，在清華留美預備科同學；既出國之後，又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同學。兩次同校肄業，攻錯互助，十分親密。孺平先生在清華的時

候，對於動物學，就具有特殊興趣，而且喜愛鄉村生活，所以他到了美國，便入農科，專研究畜牧。我在美國學習的功課，也在農科。我也是喜愛鄉村生活，準備從事於農村事業的人。所以我們倆不但是同學，而且是同志。

孺平先生在美國留學的時候，課除之暇，又喜練習演說。中國學生留美同學夏令會中，他曾屢次參加演說比賽，大有舌戰羣雄，睥睨一世之概。他平日似乎木訥而沈默，誰也想不到登台之後，口如懸河，一鳴驚人。所以他獲得第一名獎品，直如探囊取物。他的書齋內，燦然陳列架上的，都是他演說得來的勝利品。

孺平先生性情渾厚，和藹可親。與他同學同事的人，莫不喜與之交。我們在一處求學的時候，時常相偕出遊。未出國之前，圓明和靜宜諸園，及西山八大處等名勝古蹟的區域，常有我們的足跡。出國之後，美國康奈爾大學附近綺色佳城之湖山，也是

我們星期日和假期中盤桓徘徊之所。至今迴憶往事，猶在目前。然而平先生已成了隔世的人。他今年還不到四十歲，便與世長辭。豈非造物忌才，故意奪了他的年壽，使他不能施展他的特長，爲國家爲社會謀進步，爲人類生活謀幸福。在我國專門人才

極端缺乏的時候，平先生的死，關係至爲重大，惟願有人能繼續他的意志，努力我國畜牧事業，盡他未盡的事功。平先生雖是死了，他的精神必將永久存在！

紀念陳平先生

葉先達

余與平雖先後同學國內外，十八年就教職北農，始識其人。迨二十年返自東北，應保定農院之聘，適平兼課是校，乃常相近而深知之。二人每週同行，由保定，傍晚即出校，暫息隣驛小棧，候北上夜車。餐後共榻啜茗，清談至深夜，甫朦朧入睡，驟被茶役喚醒，言車已進站。遂疾起，無暇盥漱，攜行篋倉皇奔赴月台。入車已三時半矣。車中擁擠無隙地，不得已，憑几假寐，天明方達前門。下車相覷，滿面灰塵，睡眼惺忪，不禁啞然。如是共往返者，將及一年。後余專職北農，與平過從略疏，校中每一晤面，即覺其精神頹唐，憔悴逾昔。蓋平家中食指繁，歷年奔走衣食，積勞成疾，猶勉強支持，抱病上課。客歲夏，病加劇，遂不起。臨危尙以二子之教養爲念，享年僅三十八歲，可痛亦可惜矣。平天資聰慧，機警過人，辦事精明，肯負責。待人誠懇和煦，爲同事諸生所愛戴，然亦有妬嫉其人，而藉故中傷之者，是皆不知平者也。

誌亡友陳孺平

董時進

陳孺平死的消息傳出來，他的朋友聽見，都異口同聲的嘆道：「孺平真可惜，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我和孺平同學同事多年，知道他。他不但是聰明，並且爲人極誠懇，極有責任心，而頭腦的清楚，尤其非常人所能及。他的性格很像一個尋常所謂的文學家，他的生活是很饒趣味的——快樂和痛苦的極端都包括了。他是一個忠實而又富於情感的朋友，也是一個最認真最有啓發力的教師。他能夠將飽滿一肚子的學問，極有條理的講述出來。所以他無論到那一個學校，總是受學生的歡迎和敬愛。他的身體本來是很強壯的，不知是怎樣的近一兩年來，時常

生大病，曾經危險過不只一回，這一次終歸於吃不消，一命嗚呼了。他近幾年來精神上 and 身體上很受痛苦，他的負擔很重，工作很忙，而生活又缺乏規則與安慰，各方煎逼，卒至於把他毀了。知道他的環境惡劣，我很同情於他。很可惜的是他不能克服他的環境，他不能克服他的環境是因為他不能克服他自己。假使他能夠早兩年將他的家庭和自己的生活根本改造一下，或許不至於死的這樣早。我和他是多年的朋友，未能在這些地方切實幫助他一下，心裏也留下一樁恨事！

懷陳公（宰均字孺平）

聞洪漢

吾從陳公學二載，字字聲聲，無不動聽中肯，而高懷雅量，汪汪千頃，每逢質疑問難，豁然見示，如臨春風。噫！教授多矣，然而博學者少；博學而善教者尤少；博學而善教，負責任，澈始終，累年如一日。若陳公者，寧幾人焉？況教授之浮言寡要，視缺課如常事者，屢見不鮮，使與公平交易之商賈立，當猶懷慚，賢與不肖又烏可與吾陳公同日語哉！一九三四年九月，余北來就學，甫抵校，聞陳公歿矣，良深哀悼。斯時也，會吾院多故，教授缺少，直至十二月猶未正式上課，莘莘學子，千里遙遙，目覩流水，能不痛心！因懷陳公倍切，傷哉！陣陣西風，茫茫衰草，愁緒千縷，當向誰告，乃寄於歌，歌曰：

陳公一已歿，寥落羅道莊①，迢迢千里外，異地送斜陽。

①羅道莊者，吾院院址所在也。

陳 孺 平 先 生

羅 溥 塗

一頭野草般的亂髮，是陳孺平先生的標幟了！憑他那一頭亂髮，使我認識了陳先生。

陳先生是我的老師，三年前我正是學校裏的「新人」，對學校的一切都在懷疑着。第一天第一個鐘頭上課，陳先生的大腦袋上便戴了他那一頭亂髮站在講壇上了。他的頭髮長得很長很粗，似乎永遠沒有好好的梳權過；腦前一團團地互相虬結着，腦後却一根根往上豎倒，就像瓜田裏長出許多的蘆葦。這種不調和的印象映入我的眼簾，頓時使我對學校一切的事情增加了幾分的討厭。但是，當陳先生一口氣講完了三個鐘頭的畜產學，那時我只有驚奇詫異，同時更使我湧起了無限慚愧的心情。

於是我開始認識那一頭野草般的亂髮！

陳先生還有着一對熱情的眼睛，一張容易叫人親近的闊大的臉龐；他的鬍子很多都給他刮光了；在嘴唇的周圍和從耳

傍髮腳下一直連到下巴的地方，只留得一道黑越越由皮膚底層下透露出來的烏亮痕跡，那道痕跡裏每一個毛孔都在隱藏着一點待發的生機！他要把鬍子留起來，我想，一點也不會勉強立刻成功一部漂亮而莊嚴為學校裏任何一個先生所趕不上的美髯。但是，陳先生不會把他的鬍子留起來，這是陳先生的偉大處！我想，陳先生尚在壯年，他一定知道壯年時代的責任，壯年時代的工作，時間未達到掀髯長笑的時期，環境不許可他有撫鬚自得的時候，鬍子確是留不得的。陳先生的工作是真實的，所以他不要修飾不愛漂亮；陳先生的工作又是積極的，所以他不能老邁，不甘落伍。然而，陳先生天賦的美髯就這樣被犧牲了！

寬大的臉龐鑲着的是一對熱情的眼睛。從眼眶內放出來的光線，似乎隱藏着無限的感情與機智。眼睛也是大大的，位置放得頂恰好。陳先生的額是廣平的，頰是豐滿的，眼睛就放在廣額豐頤的中間，看去不高不低，緊連着兩道濃眉，和一管粗大的鼻子，配置得異常適當。設使陳先生的眼睛稍微長高了一點，我想，他一定不會叫人那麼愛親近他的。

陳先生的說話也是頂溫和的，無論在上課，在休息室，甚至於在野外，陳先生的說話老是那麼叫人愛聽的，他的說話像一縷清泉一樣從他的兩片闊厚的嘴唇，柔和地湧出，不絕地湧出。表面是那末宛轉柔和，然而牠是有力量的，這力量能打進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似乎是泉水般柔和的說話鑽進我們的耳朵，都變做一顆一顆連續不斷的子彈了。我們受一顆子彈，心內起一點反應；陳先生的話愈多，我們的反應愈複雜。子彈是自然地溜進內心裏去的，誰也不會駭怕，所以誰也願意聽陳先生說話。

一一

我差點忘記了，陳先生還愛抽煙捲，而且抽得還可以。除非是在上課，他手裏常離不開那套在一個小小瑪瑙色的角質煙嘴裏的煙捲。教員休息室只要有陳先生在裏頭，一定是煙霧迷漫，氤氳滿室的。我們課後想找陳先生，能夠從玻璃窗外看見室內白茫茫充滿濃厚的煙霧時，那準不會落空。我最討厭抽煙，自然我不大高興他人抽煙，但對陳先生的抽煙，我却有點兒喜歡；這並非有什麼好惡的偏見，實在陳先生抽煙是另外有着一種味兒，他的抽煙決不會令我討厭，同時在某一種場合，更是值得我回憶的。

當我站在陳先生的面前，自然我會聞到一種刺鼻的煙的

氣息。這種氣息與其說是芬芳，無寧說是輕微的辛辣。辛辣的氣味通過我的鼻孔，刺激我的神經；由於這種刺激，牠提醒了我，我知道我是站在陳先生的面前，在聽着他解說不容易了解的問題；我知道我應該有充分的注意，於是我加倍的留心。陳先生的話滔滔不絕，煙的氣息也不絕的鑽進我的鼻孔，而我的注意力也就隨着煙的氣息而漸次地加強，我的思考也就隨着煙的氣息而慢慢地靈活了。有這樣討人歡喜的煙的氣息，還好意思討厭陳先生抽煙嗎？我聽人家說，陳先生的家庭環境很不好，他抽煙無非是想驅愁遣悶；這如果是真的話，那我們所認為有意思的利那，在陳先生恐怕是最痛心的時候了！

三

在講壇上，陳先生有他獨家的本領。我跑過三個國立大學，我聽過不少有名教授的課，我覺得很少有比得上陳先生的；第一陳先生有演說的口才。第二陳先生有驚人的腦力。第三陳先生懂得教授法。第四陳先生有質樸而和藹的態度。第五陳先生有一毫不苟的責任心。這年頭，我國高等教育人才缺乏，當教授的求能合上上述一二條件的已屬不可多得。所以，在我個人心目中，陳先生是晚近大學教授中所不易多見的一個全材！

上陳先生的課，他的說話是抑揚頓挫，無不中節的。他不會

有跑碼頭，賣膏藥般急速的聲調。他不會有跑堂喊賬式的瞎叨喝。他更不會有像喇嘛念經魯里羅蘇的惹人討厭。他說話就像領你去逛西湖，一步一景色。對着他坐個一天半天，不覺倦，不覺累，不會打瞌睡！

陳先生講書，有時也印發一點講義，可是他絕對不念講義。他更不會犯沒有講義不能上課的毛病。他的腦力是驚人的，厚厚的英德文原本參考書放在講壇桌子上，他只消把敏銳的目光往書上一掃，就能夠有條有理的講得明明白白。課後拿參考書來參証，大體上一定不會錯漏的。有時他上課簡直就不用拿參考書，天呀，這傳學與畜產學並不是容易弄的啊！

陳先生非常懂得教授方法，他時時顧及聽衆心理。他的精神是和學生的精神纏在一起，息息相通，所以他能支配全體聽衆的思考，把握全體聽衆的注意。在思考的過程上，他是一個領導者，在注意的集散上，他是一個權威者。他的材料是整理過的，他的說話是鍛練過的，所以他從頭到尾作精采的有系統的敘述。他竭力避免令人難懂的語句，容易使人討厭的動作。非必要時他不大寫黑板，絕不會叫學生死抄黑板上的扎記。這樣，他愈講愈有勁，學生也就愈聽愈有精神。他說話雖頗雋永，但他從不說廢話，不學胡博士打無謂的哈哈，講不必要的滑稽故事！

陳先生確實不愛修飾，三年來我見他穿的都是布大褂。我

知道他是足跡遍幾大洲的留洋學生，我知道他精通英德日三國語言文字。我又聽人說他有一個外國太太，可是我從未見他穿過一回洋服，恐怕是常穿破布大褂的原故罷。陳先生素來不對學生擺架子，打官腔。說話永遠是那末溫柔，態度永遠是那末和藹的！

陳先生的責任心是異乎常人的。課間永不談與功課不相關的廢話，答問必極詳晰。下課鈴敲了，一羣學生把陳先生擁出了講堂，陳先生是出來了，然而照例是給學生包圍着在課室外，或丁香樹下質疑問難的。一直到上課鈴敲過了，他依舊又給學生擁簇着回課室裏去，一點也得不到休息。這些陳先生是素來不會拒絕的。誰都知道陳先生體弱多病，扶病上課，一講一回氣喘的傻事，只有陳先生願意幹！非萬不獲已陳先生是不請假的。請一回假又必得補一回課，補課的報告條子，一直至到他死去了，報告箱裏還留着陳先生的名字！在實習的時候，陳先生也是認真的，我們的學校，教授領着學生往農場實習，場地那麼大，人又那麼多，教授只能對站近他面前的學生講說，沒有方法擠進去的人，照例教授是不管的了，擠不進去的人只好袖着手，看看天上的白雲變人變狗，看地上的螞蟻打架。但是，換上陳先生，他可沒有讓你看看白雲變狗，看螞蟻打架的機會。「大家都來看呀！」他對每一個學生向來是不放鬆的。實習的時候，陳先生確

是實地演習不會有半分兒假。他永遠不會只顧張着嘴說空話，不會站在傍邊指手劃腳支使工人，他是口到手到的。我念了三、四年書就只見過陳先生肯撻袍捲袖在農場裏真幹！陳先生那一手撻捉美利奴羊的好方法，我是永遠地記着的。

四

現在，陳先生是死了，死了有一年多了！陳先生是爲什麼死的，我不大清楚。他尙在有爲的壯年，在不應該死的時候，他竟不顧一切的死去了！我可惜他的死，因爲他太認真了！認真便換去了他的生命！我想，假如他沒有質樸和藹的態度，又不懂得教授

陳儒平先生的妙喻

——課堂回憶之一——

『有一個鄉下老家裏十分有錢，可是他從來沒到過城裏，不曉得城裏的吃喝玩樂的享受方法，所以他雖然有錢，也不會像城裏人的善於享受。另外有一個城裏富戶的女僕，因爲在闊人家耳聞目見的都是些富貴奢華的事，所以她學會了這套享樂把戲，然而因爲她沒錢，不能施展她的享樂方法。一旦天假良緣，鄉下老和那女僕結了婚，那麼既有錢而又懂得如何享樂，他和她遂相率逛公園，看電影，吃西餐，跳舞，住洋樓，享盡了人間幸福，而這些富貴奢華的事，乃能見諸事實。同樣比如有兩隻雞，甲雞只含有色素因子而不含有發展色素的因子，遂呈白色；乙雞則只含有發展色素的因子而不含有色素因子，結果也呈白色。現在使甲雞和乙雞交配，那麼生出來的小雞兼有色素因子和發展色素的因子，所以成爲有顏色之雞種。這種因子兩之相輔的作用，便叫做因子的相輔作用。』

——課堂回憶之二——

陳先生當講畜產學第二節畜體成分時，他說：『蛋白質是畜體細胞新主要的成分，蛋白質是銨基酸（Amino Acid）組成的，銨基酸種類很多，所以蛋白質的種類也很多。』他講完又打個比喻說：『這恰和英文字一樣，英文中只有二十六個字母，因爲配合的方法不同，遂構成數千百萬的英文字。』

法；學生一定不會魔纏着他，即使他病，他早已獲得充分的休息了。假如他沒有漂亮的口才，驚人的腦力，又沒有強固的責任心，他一定能夠馬馬虎虎的生存下去。這年頭，那個不馬馬虎虎，那個不擺點架子？陳先生太認真了，認真便換去了他的生命！張仲葛君要我寫一篇紀念陳先生的文章，我只能把我心裏的陳先生這樣地寫了出來。自信着筆是忠實的，因爲陳儒平先生是我的老師，我不會說好，說好無異替死者吹牛；我也不敢說壞，說壞是近於背本了。

關於陳先生的思想與學問，讓他人從他的遺著裏去搜索與發現罷！

王懋勳

二十四年暑假日寫於農學院。

農藝系一九三五級挽留陳瑞平先生的源源本本

劉元申

陳瑞平先生自留學歸國後，除一度任職青島農事試驗場外，其餘均在吾院擔任教授，傳畜產各科。先生學識淵博，生性誠篤，又復循循善誘，無間寒暑，凡領受其教澤者，莫不口碑載道，稱其為熱心教育者。惟因積勞成疾，疾復日益加重，先生為稍息仔肩計，始於去歲春季有改就國防委員之意，吾院各同學之待領受其教益者，均相顧失色，莫知如何是好。旋由吾級全體同學，於上先生之畜產學實習時，羣相挽留，結果得獲所願，全院同學及教職員莫不引為大快！先生由是益覺努力教授，卒以吾院終其身。先生自去歲八月十五日逝世，迄今已一載有餘，追惟往昔無限哀悼！爰謹將該次挽留先生經過情形錄之為文，用表死念云爾。

該次挽留陳先生，係在廿三年十二月四日下午三時畜產學實習點，地點是農藝系第二實驗室，出席人數計共十五人，實言之，吾班全體同學均列席矣！當時進說之方法，雖作為全體請願式，但為說話方便起見，決定票選代表二人，結果這兩位代表由劉元申君與仲葛君當選——在選舉時，因為正在實習時間，又不便向陳師說明，只得目示意，卒因意志相投，各自裁紙為票填選，不旋踵而票開，結果得矣。此種寂靜誠懇之選舉，實屬罕聞，由此亦足為吾同學熱心挽留陳師之左証——代表選定後，復由

全體示意進說之步驟，然後由該代表一一遵辦，其中陳師及代表問答之情形，約略記之如左：

代表：

據聞先生有辭退本院教授改就國防委員之意，確否？

陳師：

本有此意，不過尚未決定耳。

代表：

先生既有此意而尚未決定，故本級同學敢有今日全體

向先生請願之舉，請先生完全打消辭意。先生擔任本院教授已歷多年，循循善誘，不倦誨人，以故諸同學均願領受先生之教導，每至先生講授時，聽講者莫不爭先恐後，冀佔頭排座位，雖未經選受先生之課業者，亦靡不抽時往聽，是以先生每次授課時，莫不聽者滿堂，肅靜無聲。同學對先生既日益增加其感情，先生富于情感，素以學生之課業為重，其忍貿貿然去之耶？

代表言既，在座同學群相呼請曰：「先生為吾輩惟一之導師，吾輩斷不肯任先生之辭去。陳先生！請為吾輩圖之！」

陳師：

余並非樂意去此適彼，不過余近來染病益劇，非長期休

養，恐難痊癒，暫擬他就，欲藉以略息仔肩耳。諸君盛意，余固感激，其奈余體力之不逮何！俟余考慮，再告君等可也。